

诗园探幽的印迹(序)

未 凡

世宗请我为《关于诗的书简》写序。他这样信任我，却之不恭，遂放下手头工作，欣然受命。

从《北国兵歌》开始，世宗已出版了十几部书。追踪他的足迹，探索他的心理流程，他的诗格与人品、他的刻苦与拼搏精神都令我折服钦佩。

世宗 15 岁学着写诗，40 年过去，硕果累累，让人感到他是一位具有先天素质与后天勤奋兼得的诗人。他那记的密密麻麻的小本子，还有一摞摞记着体会、提示等的小纸条，已在诗友中传为佳话。他在诗的漫漫征途上经历跋涉之苦，于跋涉之苦中享受创作后的欢乐；他也经受创作苦闷的折磨，也于创作苦闷的折磨中体验突破与超越的欣慰。正是在这种苦与乐的不息歌吟中，诗人不断增强着使命意识，向着诗的峰峦攀援。世宗关注诗坛的嬗变，追踪缪斯的信息，但不随波逐流。他说过：“太像别人就没了自己。”这是他诗风的旗帜。他观照生活的原色，调整诗的色阶。漫漫长征路，茫茫大草原，莽莽大森林，滚滚西沙浪，巍巍长白山，无不留下他探索的足迹。

世宗以火焰般不息的热情把握诗师、诗友的特质，为众多当代诗人“剪影”，表现出文人相爱的可贵品格。他景仰参

一位老红军不懈的追求

——读杨国喜诗集《苦草魂》

几个月前，从大连公出归来的一位同志碰到我，谈起原旅大警备区副政委杨国喜离休 10 余年坚持不懈学习写作的情况，他还捎来杨老写给我的一封信和四卷打印的《休后诗情》。

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在大连与杨老的一次晤面。那次晤面只是匆匆一小会儿，他穿着褪色的军装，手里拿着他新写出的诗稿让我看。当时他的诗稿写的是什么以及我对他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与人谈话时像面对一个偌大的方队一样宏亮有力的声音和他对诗追求不舍的虔诚的目光。

今年 6 月也许是很长时间以来我最繁忙的一个月份，事情多得排不开，同时有几项任务压在肩上，每天几乎都是掐着钟点儿算计时间。恰好这时杨老打来长途电话，邀我为他即将出版的另一部书写篇序。我不能辜负这样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长者的信赖，请他把书稿寄来或托人捎过来。没料到他起了个大早，凌晨两点起床整理有关资料，早上 5 点钟就和司机一起动身往沈阳赶；我刚刚吃过早饭，他就进了我的家门。

我接过这位 76 岁高龄长者的书稿，翻看目录时才发

觉，杨老这次带来的书稿与他上次捎来的那四卷《休后诗情》有很大的不同。那部《休后诗情》是他离休后零散诗作的荟集，而这次带来的书稿体裁有诗又有文章，而题材相对集中，基本上都是写过草地的，书名就叫《苦草魂》。

《苦草魂》这个书名极富韵味儿，很美，也很有意境。据杨老说，他曾想到过“飞越草地”和“征服草地”等书名，都不甚满意。有一天早上猛然想到“苦草魂”这个名字，“魂”表示一种精神，“苦草”是红军过草地艰苦日子的一种象征。

杨老小时候是苦娃娃，没上过学，12岁投身革命，14岁成为红军战士，15岁加入共产党。他从投身革命那天起，整个身心就与红军的前程、革命的成败紧紧拴在一起。

杨老说，几十年革命工作中，动嘴巴子多，动笔杆子少。他当过宣传员、干事、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政委等，直到以副兵团职离休，每天几乎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忽然退下来了，干点什么呢？杨老说，工作惯了，闲下来不行，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

也许是性格决定的，杨老想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他想写东西。每天，除了早上5点钟起来练气功锻炼身体之外，一整天，他就是摸笔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过动笔杆儿瘾”。这10余年，他写了十几本日记，写了40多万字的关于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录，还写了近千首诗。这数字本身就够惊人的，就是“练字”练这么多也不容易，足以说明他干这件事是多么认真和执著。

杨老刚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更不要说写字了。在红军队伍里，在长征路上，边行军边作战边学文化，如杨老在《小背板》中所写：“纸壳 木板 布片/做成一个个小背板/学习军政小园地/行军挂在背包上边”。在《红军